



寂落凋零的老兵—白先勇〈歲除〉探析

The Lonely and Withered Veteran: An Analysis of PAI, HSIEN-YUNG “Lunar Year's Eve”

著者／陳建華 Chen, Chien-Hua

摘要：

老兵書寫並不一定指的是特定對象，但自 1949 年後臺灣文學的進程裏反共、懷鄉與返鄉文學中，絕大部分是以大陸轉進來臺的軍人為書寫對象。尤其是小說類交代了老兵來台時的前、後時空的歷史背景，這些作家以尖銳的筆鋒被老兵發聲並留下文字記載，如白先勇、蘇偉貞與張大春等眷二代；當然不只是老兵的後代，也有些作家就是老兵的身分如朱西甯、司馬中原與張拓蕪等等，也用書寫去印證自身所經歷大時代的離散與鄉愁。老兵的議題與談論至今已逐漸式微，他們身分的被認同與國族的歸屬依然如游絲般的脆弱與不明確，〈歲除〉這短篇小說是白先勇將老兵賴鳴升的人生曲線為敘事主軸，藉以除夕與老長官與其家人閒話家常時，帶著幾分酒意娓娓道出年輕歲月時所立下的豐功偉業，尤其是「臺兒莊戰役」的不堪回首，現雖為榮民醫院廚房的買辦，但其「巨人自我意象」依然揮之不去。曾經沉靜在高昂熱血又激情的過往，然隨著歲月與環境的轉變，成為被忽略的小人物，逐漸凋零在不為人知的角落處。故本文乃著重在這些老兵交織在戰爭與和平中的心理質變、光榮與沒落的悲情，希望如賴鳴升般的所有老兵，能再度回到現在人的心中，永遠地被緬懷與尊敬。

關鍵詞：臺北人、歲除、眷村、家鄉菜、臺兒莊戰役

Abstract:

There is not necessarily a specific target audience for the writing of veterans' themes, but in the course of Taiwan's literary production since 1949, most of the anti-communist, nostalgic, and homecoming literature has been written about military personnel who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aiwan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novels that illustrat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ime and sp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veterans' arrival in Taiwan. These writers gave voice to the veterans with their sharp writing and left behind written records, such as Bai, Xian-Yong、Su Wei-Zhen and Zhang Da-Chun etc.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dependent villages ; of course, they were not only the descendants of veterans, but also some writers who were veterans, such as Zhu, Xi-Ning、Sima, Zhong-Yuan and Chang Tuo-Wu etc., who also used their words to corroborate the parting and nostalgia of the big era that they had experienced.

The topic and discussion of veterans have gradually declined, and their identity and national belonging are still as fragile and uncertain as a wandering thread. The short story "The New Year's Eve" is a narrative in which Bai, Xian-Yong takes the life of veteran soldier Lai Ming-Sheng as the main axis, and uses the New Year's Eve to chat with the old officer and his family, and then, with a little bit of alcohol in his heart, he narrates the great achievements he had accomplished when he was young, especially "The Battle of Taier zhuang". Although he is now the buyer of the kitchen of the Veterans' Hospital, his "Giant Self-image" still lingers on. They were once quiet and passionate in the past, but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and environment, they became neglected and gradually withered away in unknown corners of the worl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these veterans in the midst of war and peace, and the sadness of glory and decline, in the hope that all veterans such as Lai Ming-sheng will return to the hearts of the present, and be remembered and respected forever.

Keywords : Taipei's People, Chinese New Year's Ev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Taste of Hometown, Battle of Tai Er Zhuang



一、前言／神話與夢境的年代

民國三十八年是令人心酸、悲痛的一年，約有一百二十萬的外省族群，其中包括了約五十八萬的軍人¹，隨著蔣介石千里迢迢顛沛流離的轉進來到了台灣，在歲月無情地侵蝕下也變成了老兵。他們堅信國民政府「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²的宣傳口號下，勉強在陌生的異鄉落腳，然而在嚴酷現實的世界局勢與政治環境下，將希望變成了神話、也將期盼轉入了夢境。老兵離鄉、懷鄉與返鄉的故事，也在不同年代與不同身分作家的筆尖下，陸續書寫了他們的真實過往出版了令讀者揪心與感慨的小說。

在台灣文學史歸納下，五〇至六〇年代正是「反共文學」當道的年代，除了反映當時的局勢，也崁入了故鄉的記憶，流露思鄉情懷。反共與懷鄉，可謂是五〇年代臺灣文學的兩大支點，王德威在《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說：

反共和懷鄉是五〇年代意識型態中不可須臾分離的兩大支點……兩種意識的匯

合，產生加強作用，強化彼此間的「回歸」意識，造成兩意識間的緊密連結，達到一體兩面的效用。³

這也就是王德威所強調的，「反共」、「懷鄉」兩種意識的連結生發一體兩面的「回歸」效用。回歸家鄉的意識，有如催化劑般強固老兵的忠貞思想，齊邦媛也說：「光復後十年間，臺灣文壇上質量最豐的是被稱為『懷鄉文學』的作品。古往今來，人類對家鄉和往事的懷戀一直是文學的主要體裁。」⁴當時的小說即呈現這些老兵懷鄉的願景以及隨著年華老去沒落、孤獨的情景。

這個時期臺灣正處於「反共抗俄」的年代，在風雨飄搖的政治局勢下，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以思想教育灌輸隨軍來臺的老兵，堅信「反共必勝，反攻必成」，以鼓舞士氣，讓這些正值青壯的老兵看見了返鄉的曙光。縱然是神話與夢境，卻讓他們在無情的歲月中渡過了四十年，想家回鄉的意念始終如一，但是身心的煎熬與失親之痛，又是誰能感同身受呢！

懷鄉，是記憶與思念，在六〇年代除了

1 參見林椿法：《一九四九大撤退》（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336。

2 參見秦孝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266。

3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83。

4 齊邦媛：《千年之淚·時代的聲音》（臺北：爾雅出版社，1980年），頁10。

軍中作家藉書寫神遊故鄉，如朱西甯、司馬中原與張拓蕪等；也有親歷大陸河山變色，跟隨著父母從家鄉渡海來台，這些外省的第二代也將他們所見，更寫出了一部部膾炙人口的小說，如白先勇、張曉風等。正因為小說的可變性，讓其成為幾位小說家在書寫其童年記憶、也為故鄉以文字敘述方式，描繪了當時的地理圖像與人文環境。憑藉著時空的遷移與讓心境改變的觸感，以銳利的筆尖寫出了一部部令人感動的小說，也借助小說的敘事引領讀者穿越時空、回到過去化身成為當代人。

研究者兼具「眷村第二代」、「職業軍人」及「退伍榮民」三種身分，老兵的經歷藉著當事人的口述早已耳熟能詳，小說所描述的老兵，大部分可歸類為無法返家而懷鄉、經歷戰爭的恐懼以及年老凋零而落寞，這些過往與回憶足以對他們的心理與精神造成極大的傷害，此乃本文促成的研究動機。

本文的研究範圍與方法，是以白先勇〈歲除〉短篇小說中的場景敘事與人物性格結合專書的引證，讓這一代人走入老兵

的內心世界；其所引用之文獻探討有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白先勇《現文因緣》、余昭玟《從邊緣發聲——臺灣五、六〇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佛洛伊德著，楊韶剛譯《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等，從中引言呼應本文論述。故以白先勇〈歲除〉短篇小說中的場景敘事與人物性格結合專書的引證，讓世人了解這些為國家離鄉背井、奉獻青春的老兵們，他們才是安定臺灣的功臣，也讓這一代人生活平和的環境下，過著富裕安康的日子，也希望靠著這一代人的關注減輕他們已造成的心靈傷害，再度呈現他們的榮耀。

二、〈歲除〉／王謝堂前的燕子

白先勇（1937～）廣西省桂林市人，父親是白崇禧將軍，他是外省第二代且又是軍人子弟，自幼目睹抗戰、國共內戰的慘烈，周遭所接觸的外省老兵大都為父親的部屬，其小說生動地刻劃出外省老兵的離散哀愁與思鄉之情。他在六〇年代發表〈歲除〉⁵、〈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⁶

5 白先勇：〈歲除〉，《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年重排二十二印），頁103～122。

6 同註5，〈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頁143～161。



〈梁父吟〉⁷三篇有關老兵短篇小說，也陸續收錄在《臺北人》短篇小說集內；從五〇年代開始就有部分老兵轉業或退伍，但在那時海峽兩岸仍有戰事發生，尤其是在中共「血洗臺灣」口號威脅下，國府積極的整軍經武，為了穩定軍心及鼓舞民心士氣，在文宣必須要走上教條式的反共文學，然這本合輯的小說的氛圍卻跳脫反共懷鄉的兩大支柱，以人道主義的觀點去關注老兵在臺的婚姻遭遇，以及著重老兵苦悶、焦慮、孤獨的情緒。也刻劃大陸來臺的他們對於故鄉、故人的懷念，亦描寫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困境，遂引用劉禹錫〈烏衣巷〉中的詩句⁸，加強了悼亡傷逝之感。

《臺北人》是由十四個短篇小說編輯而成，這是一本以複雜性的寫作技巧來呈現人物特質，其共通之處是這些人物均來自中國大陸，作者藉人物與敘事，所要表達的是外省人的内心世界，路丹妮在〈白先勇小說中的語意結構〉中提及：

這樣看來，《台北人》裡的沒落是歷史

上進程的一部分，所以未來的發展階段一定要替換短暫的沒落階段。系列中的一些暗示也肯定這樣的解釋，《台北人》就不只是悲劇、對外省人世界的愁懷。《台北人》描寫外省人的世界、他們的希望與擔心，和比較價值得系統。但外省人的舊世界破滅不等於終點，白先勇在小說中提供另一個可能性——年輕人的世代和他們的世界。⁹

〈歲除〉最早於 1967 年刊登在《現代文學》第 32 期，又收錄在《臺北人》短篇小說集於 1971 年出版。¹⁰這故事以臺北市的眷村——信義東村，劉營長的家做為這篇小說的發生地，白先勇更將時間安排在除夕吃團圓飯的時分，除了描述過年的氣氛外，也將家的團圓的對象擴充到隻身在臺的老兵與熱戀中的一對年輕情侶，主角賴鳴聲是劉營長的老長官，每一年除夕都會被邀吃年夜飯一起團聚過年，劉營長的太太是一位相夫教子典型的軍人太太，也會燒一手家鄉味的好菜，再加上他們十歲大的兒子劉英正，共七個人穿梭在小

7 同註 5，〈梁父吟〉，頁 175 ~ 193。

8 參見〈烏衣巷劉禹錫〉，國家圖書館：<https://ptls.ncl.edu.tw/poem/15>，檢索時間：2023 年 12 月 1 日。

9 路丹妮：〈白先勇小說中的語意結構〉，參見范銘如、陳芳明：《跨世紀的流離》（新北市：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頁 207。

10 同註 5，頁 346、347。

說裡，然有趣的是安排在白先勇小說的人物，不僅僅是角色的安插，而是藉其對話與動作來隱喻。

小說中作者充分運用符碼傳達的手法，將所要表達的全盤托出，故在敘事學中為了補強其不足，就以符號的概念作為隱喻的橋樑，用以連接在敘事過程的連貫性與趣味性，故其功能在於「它賦予讀者對文本語言做充分地闡釋的權利，要求讀者努力挖掘文本中語言的內涵，尤其是語意的歧異性。」¹¹換言之，符號能讓讀者的思緒隨著作家的筆桿而舞動，把已沉睡深層的內心世界再度喚醒，觸發其墜入小說世界中。以下就針對小說內選定「紅蠟燭」、「家鄉味」、「戰爭」及「爆竹」這四種符碼，來探討作者敘事的巧思。

(一) 紅蠟燭／歲月與生命的流逝

「歲除」，意味著新的一年即將來臨，農曆的除夕也正是全球華人最重要的節慶；吃年夜飯、圍爐守歲更是傳統習俗，有著全家團圓的深遠含意，作者以這代表中國傳統文化開始了這部小說的故事；循往例賴鳴升每年都會從臺南扛了一對大的

紅蠟燭到劉營長家過年，這對蠟燭正表達了「家」的意義，如以下對話：

「這對蠟燭確實費了我一番手腳呢，臺南車站今天擠的搶命。幸虧我個子高，把那對蠟燭舉在頭上，才沒給人碰砸了。一年難得上來看你們一次，這個年三十夜定規要和你們守個歲，回頭熬通宵，點起蠟燭來，也添幾分喜氣。」¹²

老兵隻身來臺在這陌生的地域舉目無親，在五、六十年代老兵們總是想著家鄉的父母妻兒，期盼著回鄉之日；依往例在臺有家室的軍中同袍，為了讓他們有回家的感覺，都會力邀他們來家裡吃年夜飯以解鄉愁。在守歲時在習俗上點上一對紅蠟燭應景，燭火熊熊地燒著照亮屋內看似稀疏平常，但在作者的巧思下確有其深遠的隱喻，節錄如後：「那對蠟燭已經燒去了一大截，蠟燭臺上淋淋瀝瀝披滿了蠟油。正當劉太太用了一把小洋刀，去把那些披掛的蠟油剔掉時，屋內的盥洗室突然傳出一陣嘔吐的聲音」¹³，這嘔吐聲是賴鳴升喝醉所致，然被刮除的油蠟正代表著過去的榮耀與戰功，油蠟、小洋刀與嘔吐聲在

11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21。

12 同註 5：頁 104。

13 同註 5：頁 121。



一氣呵成敘事中，呈現出賴鳴升的自我意識終究過去，就算固執不放也無濟於事，作者才會以嘔吐聲表示在臺老兵對無情流逝的歲月與生命感到辛酸與無奈。

（二）家鄉味／味蕾的思念

所謂，山珍海味遠比不上家鄉味，濃濃的鄉愁藏在心中也附在舌尖；自古以來，身居異鄉的遊子為解鄉愁，其所寄望的就是品嚐朝思暮想的家鄉味道。除夕夜的團圓飯不免豐盛美味，小說中劉營長的太太是四川人與賴鳴升同鄉，以其精湛的廚藝準備了一桌家鄉菜，圍爐火鍋是應景必備菜色，還有五、六碟加了紅油的各色四川泡菜，這泡菜意味著老兵懷鄉的潛意識其中的酸辣，隱喻著他們在台灣所受的辛酸與煎熬，應該也是作者所刻意鋪成的敘事符碼，更也藉著話語強調在異鄉能夠嘗到道地的家鄉美味乃屬不易，如下：

「大哥只顧講話，我巴巴結結炒的『螞蟻上樹』也不嘗一下。你就是到了川菜館去，他們也未必炒得出我這手家鄉味呢！」¹⁴

家鄉飲食，對外省老兵而言也意謂著離

散的惆悵。白先勇將菜名化為鄉愁的意象。作者藉由這些食物的意象，來凸顯老兵對家鄉味的思念與期盼。一碟碟的泡菜與一道「螞蟻上樹」竟能勾勒出對家鄉的記憶，正代表老兵們人雖然在臺灣，但對其生長的家鄉還是無限眷戀。

（三）戰爭／臺兒莊戰役

民國 27 年臺兒莊戰役，是國軍繼松滬會戰粉碎日軍三月亡華迷夢後，締造抗戰初期之空前大捷，不僅展現國軍堅苦卓絕之奮戰精神，也振奮軍民抗戰士氣，有效遏阻日軍主力南下，成為八年抗戰勝利的起點，意義重大。¹⁵ 當年賴鳴升在成都當騎兵連長，因故被調往山東參加了這場戰役，雖然大難不死，但也飽受折磨也受了重傷，在文內的敘事就有形容當時戰況的慘烈，如下：

「日本鬼打棗澤—老子就守在那個地方！那些蘿蔔頭的氣焰還了得？戰車論百，步兵兩萬，足足多我們一倍。我們拿什麼去擋？肉身子！老弟。一夜下來，我們一團人不知打剩下了幾個。……媽的！自己也挨轟下了馬來，我那匹馬炸得肚皮

14 同註 5：頁 120。

15 民國 27 年 3 月 17 日，日軍第十師團占領滕縣後，亟欲以迅雷之勢攻占臺兒莊，作為進攻徐州之根據，且在我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將軍帶領所屬迎頭痛擊下，逐次增加兵力，自 3 月 22 日至 4 月 3 日，臺兒莊爭奪戰愈為慘烈。參見《榮光雙周刊—臺兒莊大捷》〈<https://epaper.vac.gov.tw/zh-tw/C/1458%7C3/23997/1/Publish.htm>〉檢索時間：2023 年 9 月 20 日。

開了花，馬腸子裏了我一身。……躺在死人堆哩，兩天兩夜也沒人來理。後來我們軍隊打勝了來收屍，才把老子挖了出來。喏，俞老弟，」賴鳴升指了指他右邊的胸膛，就是那一砲把我半個胸膛轟走了。」¹⁶

賴鳴升是戰爭下的受害者，戰爭帶給他太多痛苦的回憶。因砲彈炸傷他右邊的胸膛，留下永遠烙印的傷口及揮之不去的恐懼。重返「臺兒莊戰役」的現場的穿插，讓故事中的老兵隨著作者的安排穿越了時空，場景變化更隨著故事人物的處境快速轉換，穿梭自如。小說如何呈現時間軸序，胡亞敏在《敘事學》中提出以下見解：

譬如，敘述文是怎樣重新排列故事順序的呢？如何處理敘述的長短與故事發生的時間長度的關係？故事能否重複描述？等等。對這些敘述時間問題的研究是敘事學的又一貢獻。……嚴格地講，一維的敘述時間是不可能與多維的故事時間完全平行的，其中必然存在孰先孰後的問題，尤其當故事中有幾條線索時更是如此。……也就是說，儘管故事線索錯綜複雜，時間順序前後顛倒，但仍然可能重建一個完整的故事時間。¹⁷

以上引文有兩個極重要的概念，它們在小說結構中左右情節發展的根源，那就是一維與多維時間的敘事。多維時間的敘事，有助於多重性故事的整合與空間的無限延伸。一維的敘述時間，是最通俗的寫法，它可以在一次元的時間裡，夾帶重疊的空間，連貫故事的開頭與結尾；但缺點在於無法激增讀者的想像力，也只能隨著在作者所設定的時間裡平淡的閱讀。

（四）爆竹／重生

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大年除夕，也就是每一年的最後一天，作者刻意以〈歲除〉作為小說的主題，也就意味著過去的苦難終究會過去，而帶走一切的媒介是除夕夜串串的鞭炮聲，特別是在點燃爆竹的霎那間，所有不堪回首的記憶就會隨著煙硝飛散。如同小說敘述如下：

驪珠和俞欣走到巷子裏時，看見信義東村那些軍眷的小孩子都聚在巷子中央，有二、三十個，大家圍成了一個圓圈在放煙炮。……在一陣的歡呼中，小孩子們都七手八腳的點燃瞭自己的煙炮，一道道亮光衝破了黑暗的天空。四周的爆竹聲愈來愈密，除夕已經到了尾聲，又一個新年開始

16 同註 5，頁 117。

17 胡亞敏：《敘事學》，頁 64。



降臨到臺北市來。¹⁸

驪珠和俞欣在小說中是一對戀人，代表年輕的新世代，也是在小說中刻意安排的在中華民國臺灣出生長大的眷村外省第二代。畢竟，舊時代已經過去了，中華民國的地圖的形狀已由秋海棠變成了馬鞍，兩岸的分治已既成了事實，曾經流離失所輾轉異鄉的父執輩，對第二代而言始終無法走入老兵們的內心世界，鍛鍊風霜數十年，始終活在過去的他們，也只能身心飽受煎熬到終老。

白先勇設定大年除夕為敘事的時間，空間則選在位於臺北的軍眷宿舍。他以人物、場景及時間、空間的穿梭變化，藉以故事中人物的回憶，將讀者帶入北伐、對日抗戰的歷史，讓讀者看到了老兵們如何在戰爭中浴血奮戰；過年，是全球華人最重視的傳統節日，作者以吃團圓飯的時分前後所發生的敘事，道出老兵歷盡的滄桑血淚史；以紅蠟燭想像在家陪著家人守歲、用家鄉味彌補懷鄉的思念；藉助金門高粱酒來按捺過年回不了家的焦慮，卻擋不住戰場上恐懼的重現，雖然身在節慶濃厚且富有人情味的眷村裡，然小說中爆竹

煙火的安排，對賴鳴升而言恰似重返戰場；所以說，戰爭與和平對老兵而言僅是一念之間罷了。

三、時間與空間／歷史的流觴

我們不能不承認，歷史終究隨著記憶消弭，人類所關注的只是現在的發展與未來的變遷，身分證在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簇擁下，省籍的記載欄位已在現實的政治環境裏消失，在國家地理的認定下已明確的昭示「中華民國在台灣」，又在國家政策使然下，外省第二代的身分也從此不再被承認。身為外省族群一分子，也曾經擁有眷村經歷的白先勇，曾寫道：

我們雖然背景各異，但卻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我們都是戰後成長的一代，面臨著一個大亂之後的曙光未明充滿了變數的新世界。外省弟子的困境在於：大陸上的歷史功過，我們不負任何責任，因為我們都尚在童年而大陸失敗的悲劇後果，我們卻必須與我們的父兄輩共同承擔。事實上我們父兄輩在大陸建立的那個舊世界早已瓦解崩潰了，我們跟那個早已消失只存在

18 同註 5，頁 122。

記憶與傳說的世界已經無法認同。¹⁹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在北京市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這代表著海峽兩岸的大中國正式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台灣海峽波濤洶湧的潮水，將原生血脈相依的親情與鄉土從此畫下了句點。神州已成為神話、回鄉走入了夢境，然老兵們依然嚮往神州、牽掛著親人，他們始終念念不忘並不停著述說他們的故事，寄望他們的第二代繼續追本溯源並重建家園。但是，在未開放返鄉探親之前，父執輩的記憶拼圖始終無法植入他們的兒孫腦海與心中，因為那是一塊陌生的地域，故鄉的宗親也不曾有過連結，正如白先勇的直言老兵的世界與過往對於第二代，也只是要在遙遠的時空才有交集可能的平行線。

俞欣與驪珠在小說中正代表著在臺灣出生的年輕人，成長於安定和平的時代，他們對於保家衛國的所發生的慘烈戰役，也只是以好奇心態而聆聽著故事：

「老前輩也參加過『臺兒莊』嗎？」……「上禮拜我們教官講抗日戰爭

史，正好講到『臺兒莊之役』。俞欣慌忙解說道。」²⁰

年輕的一代總是年少不知愁滋味，雖然不曾經歷過戰爭，但對於老兵們壯烈的犧牲，內心中的感佩與不捨油然而生；但在作者筆下的隱喻為何似乎有點耐人尋味，也就是針對現在的年輕人對於「不惜代價保家衛國」的意志力是否仍然存在？

四、光榮／戰爭陰影下的恐懼

光榮，是以代價換取的，甚至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是在戰場上生命要結束前的恐懼，又如何抉擇呢？小說中的俞欣以勝利者的姿態說道：「那一仗真是我們國軍的光榮！」²¹事實上，作戰的恐懼與求生意念的渴望，才是他心中真正無法根除的痼疾，對於戰爭後遺症的詮釋，段義孚在〈人／分離與冷漠〉中感慨地提到，如下：

戰爭是人類的毒藥。它像其他所有集體活動一樣，也能提供歸屬感，……在軍事命令的指揮下，個體感到自己是無關緊

19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現文因緣》（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頁31。

20 同註5：頁115。

21 同註5：頁117。



要的，是脆弱的，當面臨真正的選擇時，個體感到更多的是迷茫，而不是高興，而其最終會在集體自由與集體力量中獲得拯救，而這種集體自由與集體力量最終導致的是破壞、是殺戮。²²

這樣的過往經歷，在老兵的腦海中會不斷地撥放重現，所引起不安的心理狀態經過長時間累積與刺激，就有可能衍生成為精神層面的問題，正如當賴鳴升聽到「光榮」二字後，很不以為然的說：「俞老弟，你們沒有上過陣仗的人，『光榮』兩個字容易講。我們國民軍，別的仗不提倒罷了，要提到這一仗，俞老弟，這一仗—」

²³ 從賴鳴升以不堪回首的回答語調來解析，在戰場上廝殺搏生死的軍人都是渴望活著返鄉，然處在慘烈血肉模糊、肢體橫飛的交戰中，是生是死也只能聽天由命，所以生死一瞬間所產生的恐懼無助，早已在他們的心裡埋下無法揮去的陰霾。

佛洛伊德在《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中，曾關注由於戰爭的恐怖所引發的創傷性精神官能症：

在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中——尤其是由於

戰爭的恐怖而引發的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使我們產生特殊印象的，則是自愛自私的動機，及自衛和對自我利益的努力，單單有這些，也許尚不足以致病，然而疾病既經形成之後，便賴以維持其勢力。這個趨勢的目的，在於保護自我，便不致有引起疾病的危險；它也不願恢復健康，除非危險已不再有重來侵犯的可能，或者除非是由於遭遇危險，卻已得到相當的補償。²⁴

賴鳴升藉著幾分酒力向年輕人道出親身經歷的「臺兒莊戰役」時，也間接帶出當年會戰的殘酷畫面。「右邊整個被剝掉的乳房」意謂對戰爭的恐懼與重創的身心，也是無法解脫不堪回首的印記，只能口吃來表達心裡的焦躁不安，同時也反射出自I我保護的直覺，不再復發或出現內心的恐懼感。正如佛洛伊德在其所著，行為的反應除了持續性外，在過往恐懼與不安的影像映入腦海時，會引起個人情緒的失常，甚至會讓當事人被迫做出偏差的行為，而且這些行為被認為是切斷記憶的最佳手段。

一部小說故事的延展，情節脈絡的設

22 段義孚：《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頁136、137。

23 同註5：頁117。

24 佛洛伊德著，楊韶剛譯：《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新北市：百善書房，2004年），頁19、20。

計，完全有賴作者的巧思運筆，尤其是歷史追溯性質的小說，更需要營造出真實的環境，方具說服力。劉世劍的《小說概論》中說：

小說的環境與人物的行動，人物間的關係密切結合，相互作用，環境描寫必然具有引出情節並推動情節發展的功能。特定的環境可使特定人物產生某種相應的行動動機。……環境描寫不能單引發故事情節，而且是推動故事情節發展轉化的一個有利槓桿，因為人物的性格和行動常常要隨著境遇的改變而改變。²⁵

白先勇以「臺兒莊戰役」來表彰老兵當年為國家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事蹟，文內的敘事在於凸顯戰爭的慘烈，以及參與戰爭老兵們在九死一生的機率下僥倖存活。所以，當小說人物被設定時，文內時空環境的安排才是事件交代的佐證。

人物塑造中的動作行為、言語對話，以及心理描寫，可說是小說創作的關鍵，羅盤《小說創作論》曾提出以下的見解：

在人物描寫中，與動作有同具貢獻的，一者是對話，一者是心理描寫。……動作

與對話固然可以顯示一個人物的性格，可是以這種方式來窺視人物，都是由外而內的；……而以心理活動來表現一個人，則是由內而外的。作者筆下的人物彷彿是個水晶體，讀者不但可以欣賞其外貌，還可以洞悉他的內在。這樣，使讀者看起來就會覺得過癮多了。²⁶

小說人物性格的辨認，通常來自個人的動作行為與言語對話，當然內在心理也不可忽略，如人物的「原我」、「自我」與「超我」反覆的心理變化，²⁷其變化的頻率表現於個人的動作行為與言語對話，繼而左右人物性格的定位。就小說創作而言，作者往往必須先設定人物的心理屬性，才能將小說人物的動作行為與言語對話演繹出來；換言之，當小說人物被賦予主體性的地位時，更有助塑造具有血肉的形象。

人物的心理刻劃，需要結合其所受到外在環境，以及人物內在的知識力與意志力等因素的影響，如此外在與內在各種力量的交互作用，呈現人物複雜多變的心理狀態。劉再復在《性格組合論》中說：

25 劉世劍：《小說概論》（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126、127。

26 羅盤：《小說創作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頁91。

27 佛洛伊德將「我」一分為三，因此精神分析文獻中將單一心靈再分為「原我」、「自我」及「超我」。林逸鑫：《圖解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更新版】》（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42。



心理特徵並不完全就是性格特徵。性格除了受心理因素的作用之外，還受環境的作用，還受人身上的其他力量，如知識力與意志力的影響，心理過程可以影響個性，而意志力反過來也可以影響心理過程。……人的性格正因為受到外部與內部各種力量的綜合作用，因此，它總是呈現出複雜的非恆定狀態。²⁸

就外在環境而言，一個人的身處環境，足以影響其心理的發展狀態，如〈歲除〉中陳述「臺兒莊戰役」的慘烈及主角在屍堆裏躺了兩天兩夜，經歷生死一瞬間的遭遇後，注定了這些人物無法摒除之前的夢，而永遠活在戰爭陰影下，血肉模糊的生死交織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恐懼，致使身心受創是一輩子的殘缺。如同賴鳴升說到這一仗時突然變得口吃，一隻手指點著，一張臉燒得紫脹，他好像要用幾個轟轟烈烈的字眼形容「臺兒莊」一番，可是急切間卻想不起來似的。²⁹也就是因老兵參與戰爭而不堪回首心理受到重創，有如小說中賴鳴升般的經歷，其人物性格就會

呈現出複雜的非恆定狀態。然作者更添了一筆「這時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³⁰讓老兵頓時之間誤以為重返當年的時空並身處於戰壕之內，也印證了在戰場中存活下來的老兵，創傷性精神官能症也會跟著他們一輩子吧。

五、結論／英雄的自我意象與沒落

文學的有彌補歷史記載缺憾之效，藉助小說的書寫以敘事與人物、場景的安排，幫助讀者尋找發掘所發生的事件其隱含符碼的徵兆所在。夏志清亦曾讚譽台北人系列不啻為一部民國史，歷數中華民國建國後重大的內外歷史事件，記載著大陸淪陷後中國人的重心和心態。³¹在小說的中主角賴鳴升也曾經參與保國衛民的大、小戰役，堪稱是一生戎馬、出生入死的革命軍人，小說中對於他的戰功藉著與俞欣的對話，指著他胸膛右邊一個口碗大、因紅發亮的圓疤述說它的來由，摘錄如下：

28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下）》（臺北：新地出版社，1988年），頁155、156。

29 同註5：頁117。

30 同註5：頁117、118。

31 范如銘：〈頽廢與頽圮的城郭〉，參見陳芳明、范銘如編：《跨世紀的流離》，（新北市：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頁227。

「俞老弟，我賴鳴升打了一輩子的仗，勳章到沒有撈住半個。可是這個玩意兒卻比『青天白日』還要稀罕呢！憑了這個玩意兒，我就有資格和你講『臺兒莊』。沒這個東西的人，也想混說嗎？你替我去問問牛仲凱：那一仗我們死了幾個團長，幾個營長？都是些什麼人？王銘章將軍事怎麼死的？他能知道嗎？」³²

雖是一位有豐功偉業抗戰英雄，但終究還是「英雄不再」而成為單身退伍的老兵，在榮民醫院廚房裏的擔任買辦。³³陳曉明在試論白先勇小說的美學品質〈「沒落」的不朽事業〉中的觸感如下：

白先勇的作品中有一種濃濃的失落情緒，又有一種不甘結束的格調。關於白先勇的小說的情感內容的研究，可謂不少，稱之為「感傷」的，稱之為「懷舊」的，稱之為「滄桑」的……等等。這些描述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白先勇小說的情感特質。……但並不等於對白先勇小說的情感內涵的發掘就可以畫上句號，它裡面還有更加豐富的廣深的東西，會隨著時代的變

化，隨著背景的變化而又能顯示出另一番意味。……說白先勇的小說表達了一種「沒落」的意識，這會讓人感到太唐突。這並不是說這個概念不準確，與白先勇相去甚遠；而是它如此貼切，如此接近。³⁴

小說中的賴鳴升是參加臺兒莊戰役的倖存者，也是戰鬥英雄，然不敵年華老逝的現實，自軍中退伍後只能屈就於榮民醫院廚房的買辦，象徵著英雄不再的轉變，也就完全呈現出自先勇小說內表達「沒落」的寫照。

在年終歲末的晚上，賴鳴升一面吃著年夜飯，一面回憶「當年勇」，談到在抗日從軍時個人的豐功偉業，尤其是當年他「吃肥肉」、「割靴子」的風流韻事，還包括在「臺兒莊之役」奮戰不懈，也感嘆的提到退伍後所經歷的挫折，為了娶妻成家而遭到山地姑娘騙婚，整筆退伍金被花光。³⁵ 賴鳴升雖平淡一生，但這篇小說透過今／昔、大陸／臺灣的對比，描寫曾建立豐功偉業的老軍人，退伍轉業後反倒成為一位在榮民醫院的買辦，唱出老兵生

32 同註5：頁116。

33 同註5：頁108。

34 參見陳曉明：〈「沒落」的不朽事業〉。陳芳明、范銘如：《跨世紀的流離》，(新北市：INK印刻 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頁118。

35 同註5：頁112。



命的輓歌。

1951年4月19日，麥克阿瑟在國會大廈激情澎湃地發表了一場著名的演講，特摘錄最後一段來比對小說中老兵賴鳴升戎馬一生的寫照，如下：

我已經結束了我二十五年的軍旅生活，在二十世紀末開始前我便加入陸軍那時從軍，是為了滿足童年的希望和夢想，自從我在西點軍校宣示入伍後，世界以幾經變化，希望與夢想早已消散，但我仍然記得，當年最流行的一首軍歌裡的兩句歌詞，很驕傲地宣稱著，「老兵們永遠不死，他們只是漸漸凋謝」像歌中的老兵一樣我現在結束了軍旅生活而逐漸凋謝了，一個盡力要完成任務的老兵；上帝使他看到那任務的完成。³⁶

麥克阿瑟的軍階是美國五星上將，二戰與韓戰期間是叱咤風雲出名的聯軍指揮官，雖戰功顯著運籌帷幄橫掃千軍，但，終究也是卸下軍服告老還鄉，只能寄以情懷有感而發。賴鳴升於民國十六年北伐時，就跟著革命軍打孫傳芳。³⁷ 雖然出身行伍也曾出生入死參加北伐、抗戰的大、

小戰役，也是戰功顯赫毫不遜於麥帥，他們為國家付出了青春歲月，一生效命疆場以生命換取國家強盛的未來，以賴鳴升作為老兵書寫為例，小說中場景的安排上正如劉再復在〈同質環境與異質環境的組合〉上就有明確的定論，如下：

有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它的人物個性所以能展示得那麼豐富，其中有重要一個原因，在於它為人物設置了異常廣闊的、相互交匯的外在環境，它首先形成了「戰爭環境」與「和平環境」的基本雙重的結構，這兩種宏觀環境相互交錯，相互組合，它的主要人物可在這兩種對應的環境中穿梭流動。而這兩種基本環境中，又各自具有時代環境與家庭環境的交叉，歷史環境與現代環境的交叉，……他既可處於兩軍決戰的大前線，……也可以處於散亂的普通平民中，總之，他生活的環境本身是非常豐富複雜的。³⁸

如今，年華老去榮耀已成追憶，老兵的悲情隨著自由民主的進程已逐漸淡化，白先勇〈歲除〉中老兵的獨特性，就是在化解悲情，重新塑造老兵的形象，過去的遭

36 參見《臺灣華文電子書庫—麥克阿瑟國會演說全文》頁17。國家圖書館：<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002878454/reader>》，檢索時間：2023年9月27日。

37 同註5：頁119。

38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下）》（臺北：新地出版社，1988年），頁116。

遇在白先勇的筆下，以「臺兒莊戰役」來解析「光榮」的意涵，藉以賴鳴升一生的遭遇進而寫實多數在臺老兵，以故事的描述模糊地勾勒老兵們在後輩人的形象。這部小說看似同出一轍以懷鄉情愫與記錄戰爭作為敘事的老兵書寫，但藉助情節起伏的發展，就好像將不堪回首的歷史記憶，從「沒落」的悲情轉變成開創新局的動力。



參考文獻

一、專書（依姓氏筆劃排序）

(一)中文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10月。

白先勇：《現文因緣》，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7月。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年10月重排二十二印。

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8月。

林逸鑫：《圖解佛洛伊德與精神分析【更新版】》，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05月。

段義孚：《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12月。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秦孝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10月。

范銘如、陳芳明：《跨世紀的流離》，新北市：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7月。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4月。

齊邦媛：《千年之淚·時代的聲音》，臺北：爾雅出版社，1980年7月。

劉世劍：《小說概論》，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1月。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下）》，臺北：新地出版社，1988年9月。

羅盤：《小說創作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2月。

(二)譯著

佛洛伊德著，楊韶剛譯：《佛洛伊德之精神分析》，新北市：百善書房，2004年4月。

二、網路資料

〈臺兒莊大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光雙周刊》，網址：<https://epaper.vac.gov.tw/zh-tw/C/1458%7C3/23997/1/Publish.htm>，檢索時間：2023年9月20日。

《麥克阿瑟國會演說全文》：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網址：<https://taiwanbook.ncl.edu.tw/zh-tw/book/NCL-002878454/reader>，檢索時間：2023年9月27日。

〈烏衣巷劉禹錫〉：國家圖書館，網址：<https://ptls.ncl.edu.tw/poem/15>，檢索時間：2023年12月1日。